

祖徕集稿

廿二





書牘二字部於例次：與富春山人書詩文題例：同次書ヨリ

又字ヨリ用
諸子ノ書皆書ヅ、ケ
附書々一字下ケ
別幅ノ札ハ本書ト同例
空字ハ憲殿ノ札ノ如ク皆空字ナリ



非也

卷之二十三

田暢良

中

五

然足下所當自思也姑曰
則各美人笑香幾帝塞餘之子萬事皆
足下之心近雖辭却而變服既不為平
頃豈出入由人否澤興罔西其爾平若
外斷自其口出與夫十部所弄已足下
已甚豈自語一變足半雖然變所為其
益愈急王事者云嚮所出爾且駟朝
聞足下即日當出蓋其意宜若由聞變

皆喜



魯足下不佞則知足下之心矣不佞在其病革乃增
邑祿是猶未可以為恩也不佞聞之服生之言匿足
下者茂卿也是乃非茂卿不能老侯之言云爾不佞
及聞斯言舌不收者半日始識足下忠義雖其天性
亦有使之者在嗚呼萬事已矣漢時荀文若自稱王
佐才猶服事曹王有以哉有以哉謹以報足下它朴
師能言之不悉

與富春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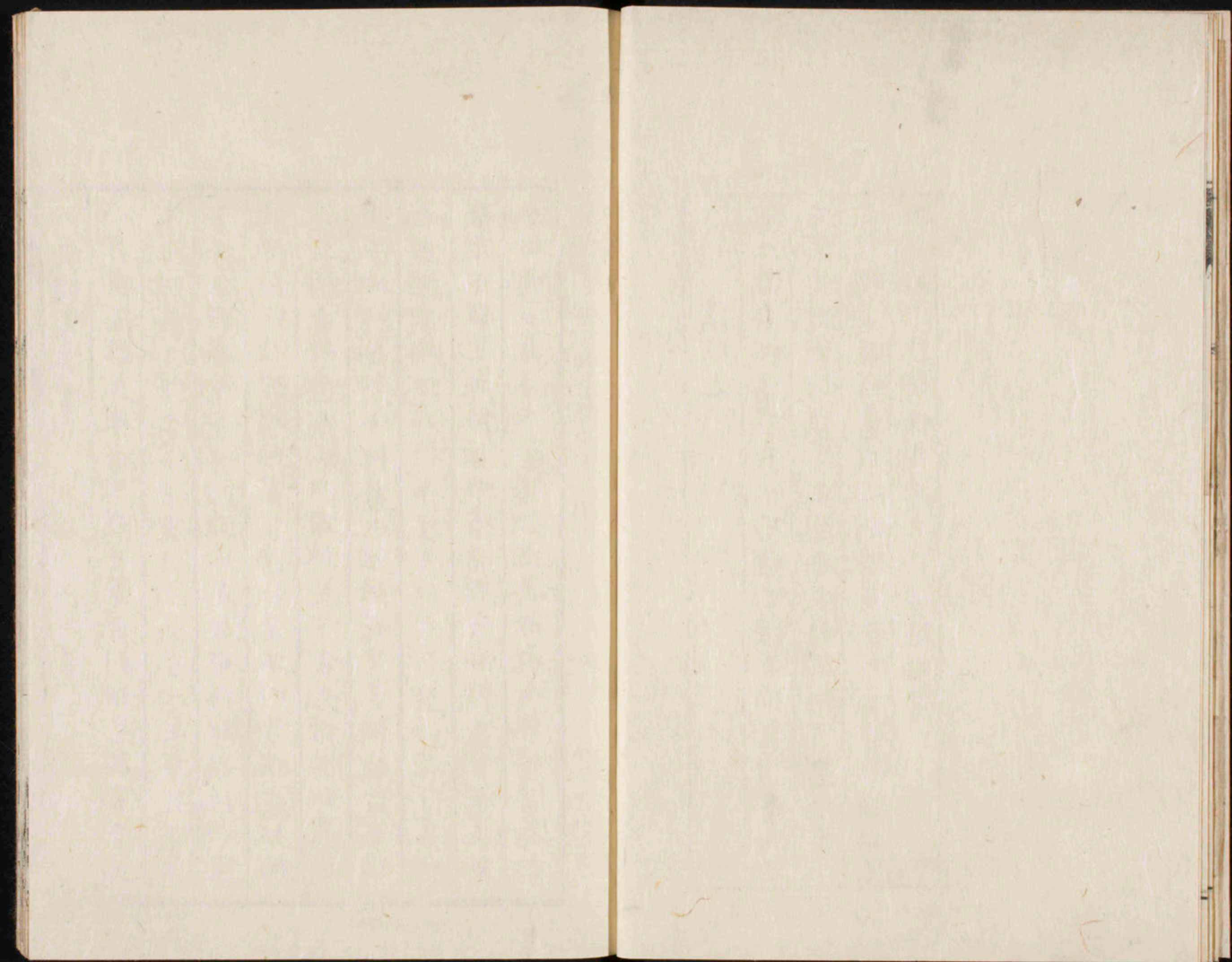
足下業已浮慕子陵之迹稱富春山人焉乎子陵能
悠然文叔而足下乃不能悠然

叔而上之邪。祇足下足橫不佞
矣。為之如何。獨怪足下傾心佛如來。而得佛如來力。
傾心不佞。而不得不佞力。物皆有因緣也哉。大氏游樂
邦者。釋迦送之。彌陀送之。今乃敬上人。彌陀。欽。白。禪
師。釋迦。欽。送者送。則足下所游。未必樂邦也。
耶。雖然。讀足下文。誠大得江山助矣。段使非樂邦乎。
亦真富春哉。亦真富春哉。所慮者。羊裘惹人物色。足
下能忍寒邪。千萬自愛。今春令郎想已達矣。大家團
樂。無處非樂邦耳。信旋急。不得詳之。客星熒、夜、
不勝東望之領疲也。頓首不備。

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隋設科舉而後世無
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覩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
懲羹吹冰耳。足下思之。它面晤不備。

復佐元錫

前日君侯枉駕方其時不啻不佞不在應門童亦不
在罪其謂之何悚息之至未敢拜趨謝罪忽接足下
之教傳君侯盛意我心則降矣高篇二首敬誦卒業
共是妙作詩轉佳哉不日容樞趨不罄



機

又懷富山人

八月周南縣生來會東壁于草堂則相視不言吾三人者淚簌簌下也蓋吾竟之士滿堂而莫有足下也蓋方今之時吾竟之士傾海內矣每會揚解稱詩以至於酒酣則吹竽鳴絃簫笛逐和莫不以為娛矣然何如吳門之時哉居數日有致足下書者破緘如見足下面嗚呼足下一何窮也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與武相距殆將千里豈能來哉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尚能來哉昔者縣生西歸足下東去朝日之出夕日之入邈焉如隔世今縣生奉其君命以

來計其去蓋在瓜時邪足下其能及瓜時邪則吾三人者得足下其亦犹如吳門之時邪詩一首附上万惟亮答不備

下字
子嚴止恙何以久無書何獨麟雪濤何以一不齒及朴上人何以遠游久不歸

機

又復常集

足下二書連翩至也。壽詩及烟管之錫，果然坐我翠
雲中矣。足下之善頌哉。客翁不能愬然字不佞之求
而鳳洲之心畫遂得與其心聲相從乎。一堂上焉足
下德惠之力，不當為不佞誠亦為鳳洲矣。孰謂足下
不愛鳳洲也。但於島圖愈益使人懷字，舉之東弗已
哉。令荆令即亡恙，朴翁善致意。扇願頭詩一首，聊具謝
意。此扇朝鮮物，壺大如許，毋慮謂拙句污之也。千萬
不出相思二字耳矣。不悉。

又

客歲得足下書於大年槭中矣。狂墨如故。羊裘亡恙。
各天之望猶是千里比肩。豈深嗟之乎。獨悲東壁以
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
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
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
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嬖嬖。
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嬖之橐。而裸余輩力爭
之。廼免。又欲塏塏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廼糾金
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之。多者墓焉。渠生

平所著不留其藁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
僅三焉且族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藁諸友人
所為碑志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
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
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渠生平久
要亦無過足下故敢告尔餘不具

又與書

往岡部氏致一足下書而不知其所作報托人轉致
不知達否香禪師來聞一足下病狀令人驚惋一足
下何以得此隱曲伺病也善自慎諸不佞劣之過日
尔然頗能自娛是所以為不佞矣書不盡言詩以發
之不備

抄

又陳富春山人書

附別幅

中華書局影印

潤哉足下近况何似五月香老書至知足下浴病溫
泉也方其時不佞亦伏枕者久矣藉是不能作報香
老又不能問足下一字中間功令所驅輿疾移居復
有喪女之戚加以虛名所使權貴側目流言囂涌不
佞乃以定力勝之則九止甌吏居室苟合秋冬之際
疾亦漸瘥祇逝者不復返耳因思足下之喪鐵兒哀
亦如之今與足下皆子子乎相望千里之外不知足
下以何耗磨壯心邪不佞晚知天命業已作身後計
以足下舊交故悉誌別幅足下書云東壁遺文未

能上梓未永七郎竟不至又聞村道斷西還足下落
莫可知已益光無恙井臼之勞可想已不脩

機

○

又復書山人

客歲賜書者再缺焉未報足下其憾邪方其始也辱伺犬馬之齒及者則有古墨之贈焉于時遠離祝融風火四起狼狽以避之寓于季氏湫隘之宅數日者相藉爵隆之天霖潦涸之疾疾交作黽勉拮据勞其謂何是其報之所以遲也何者執輻甫涼乃釋得反故居則有校書之役中貴傳命事屬壺祕雖無儼然之迹乃有季氏之責普天率土孰不監鉛槧之勤自秋連冬窮日之力焚膏繼之當其時之又承尺一之貺臘盡歲更茲始削牘修其二者之報焉

乎尔足下其怨哉吳江之寓近為何如山川風土比諸塞北誠必有較然者已祇人俗情義可安以足下乎否是甚可思已所寄孟子說解一部乃廣士雲所藏其聞不佞欲觀却解慨然見借以得寓目夫千里邈矣其人未面而義氣如此未知不佞以何遙承相愛也伏乞厚為致意又承喻士雲所事近衛相公好學蓄書大非尋常矣蓋相公者吾邦第一貴人莫有復出其右者是何以能尔果尔王室其興乎亦吾邦人所皆樂聞也不佞嘗得荷蘭琴譜于伯氏家尋繹久之頗有所悟每惜琴法不備有缺乃不自

揆志興其奇，試先造絃，托諸俗士，庶莫得而喻。士雲：洛產必諳絲管，不尔亦必有通家交友，諳者足下能以不佞所求，謀諸士雲邪？絃乃可成，其法另具，是非讀書士所不能喻。足下其悉之，近者與人岡部見訪，足下所善果佳士也。每口足下弗已，時皆尚寒，羊裘上恙，千万自愛，不備。正月盡。

又復書昔山人

兩書審足下善時之狀，豈尚作前次墮馬之態耶？洛畿山川，孰與魯東？想當著述如山，何不寄來誘眼界之富？琴絃一事，終得屬雲上之人。往時羅公遠布衣之士，能作月宮之樣，足下有何伎倆？乃善育彼人邪？不佞亦欲作書謝士雲一語，近聞近衛公東下，士雲或來邪？則一書投其不在，太不便也。故暫遲之。若水止恙，渠漸厭西山猿聲，歸鄉復作花園，不佞十年前既已前知，當其再清序詩，而曰西山樵夫，何必勝似相如今果尔，令姪復來，下何其止特擇之。

至于此邪不佞今年六十一已暮作字太甚草率勿
得之不具頓首

蘇

與服子遷

與服子遷行引引下皆同

幽草與服子遷然懷我心不惜丹青手十年重目今
昨日足下作山陰之行邪聞吾黨士盛集迺知子猷
之興未盡耳不佞則豫侯有折簡之徵而袁安之
臥益堅而不可起也今日欲訪足下如僕輩想泥濘
遂已矣伻至併鳴之

又

得書茲知足下感冒定是時令不正所使也二豎
早已辭體欣慰、時尚霖雨弗已善自保護昨
日孝孺見訪閑晤終晷州侯方興庠序渠拮据
其事可謂盛事也渠語間及羣公之事僅有七

月九日抵風本之報而亦間之報。大抵十有餘日而達而其到東都必須月餘路程。則前日之說乃街坊上虛傳也。

又

得華簡。議以庚癸不佞家乃得藏魯公帖亦何幸哉。

又

昨日子和至云。川谷族方飾厨傳以待韓使。為有聘禮書記事。急要一鉅儒。則倩子和且云。詰朝促裝。忽忽別去。渠欲得足下送文。託不佞致意。予

贈藁方脫。想渠已發。亦當待足下成。與俱送致。渠謂得予與足下足矣。不必多求。為子和遲之耳。

又

承賜書。歷調諸子。又何快也。足下恒稱太史公太史公史記一百三十卷。宛然一赫蹄之間。雖然諸子愠怒甚於造物者。未知足下何以解之。太孺人止恙。欣慰不少。令孺人產期不日。當有懋罷之喜。待之待之。今日寒甚。主人獨酌。狀如目見耳。傳稿謹領。不悉。

佳

又

記足下語予以講餘當訪也。日日而俟。嗣值海師見過。問之。則所謂講餘者亦已過矣。為之撫然者久之。忽接手牘。茲知文候平安。漫游稿序。筆迹宛然。乎眉宇間哉。石州林氏之子亦在座同讀。見其若有所感發者。其距足下居頗遠。莫惜誘掖。則何啻其人之幸乎。孤山所寫亦已成矣。附還。人往之亦煩足下一言也。不悉。

又

鄉者予於林生。惡淚之無從也。得足下書。愈益不自知其慟矣。已足下致予奠其墓之日十六日。邪。廼洪父沒日也。予記之。次公之言云。何其奇哉。唐詩選附言。謹閱。可謂後學津梁也。

與復平子和

聞足下兩夜不眠也。佛書云：目以眠為食，目更不食五日，吾恐其還造化矣。於是手愈益知造物之厚足下哉。東壁亦受惠回祿多焉。今朝羌人探訪，杳無消息。如何？文籍附還，竊面不。正月十三日。
下服生在坐，之子思足下不置。雖然，彼太嗔前日之書，乃欲羈絆足下，則謀諸水藩諸子也。話頗長，非毛穎所能載矣。且期十六日服生云。

又與平子和書

聞輦上君子有謂王李為才子，韓柳為大家。故王李文章不及韓柳遠甚，是或傳者妄也。不爾，為是說者亦妄人耳。夫彙韓柳歐蘇王曾之文為八大家，自茅坤始。坤宗八家者也。其言迺阿其所好，豈至論哉。且渠亦特以唐宋言之耳。豈上掩秦漢，下掩明哉。詩以建安為正始，故七子之稱，援以標一時詩人之盛耳。豈可以概文章哉。且七子為王李所自稱，而八大家迺坤以稱古人者，豈可擬以優劣其文章哉。今人不讀書，不識文章，僅擬書題，而又不准其所由始，迺欲

以持古今文章之衡難矣哉。卷十三前宿學老儒尊
信三體詩古文真寶至與四子五經並矣。殊不知周
伯弼一無名男子。林以正書賈也。近來漸覺其非。而
以唐詩訓解代之。曰是于鱗先生之作。吁。于鱗豈有
訓解哉。朝鮮來聘。此方學士借聲擊於其人。近來亦
漸覺其非。則走崎陽以獲華人一題跋。迺託曰。渠特
外國耳。豈若華人乎。噫。華人誠華人矣。然華人皆能
文章。則廿一史何須文苑。而三千宮女悉定沈宋之
價也。妄人之言。率類是尔。聞輦上君子之言。足下所
傳也。不知足下當其時以何應之。故戲及之。

機

氷

與赤玄察

徐天目集十本奉返藉足下厚惠得免管窺之誦幸
甚鄉辱賜書二不一報罪莫甚焉氷鯨侑酒每飲其
心未嘗不在足下也秋熱病肺卧而作字草々不具

棧

○

與東伯通

遙接郇雲光彩爛、	宛見洛陽春色焉	所惠白鮮以	薦吾家苦則蜀錦之	于燕石也乃取足下	詩咀漱則	美似酒醉人哉醉人	哉是何可不和乎謹	和一章奉	酬本月十六日不佞	五十矣凡同調者東	西南北之	人集焉所少者中原	之音耳欲得足下詩	以藉皇州	也不知可得否章叔	子和及皓公來時頗	及足下事	心不備
----------	---------	-------	----------	----------	------	----------	----------	------	----------	----------	------	----------	----------	------	----------	----------	------	-----

復^秋子帥

承惠華蟲滿座君子為之粲然何翅如阜之
妻則何翅不佞之謝

謝東伯通書

後
○
與伯錫

世上小兒流言相聒我為不聞而不能也於是乎欲
聲則天錫之聲矣仲尼曰知吾者天乎此言將效于
今日耳送兩氏國氏序壁上藥白杵壁上謝、四月
廿十日

復罔
仲錫

書八

高山房梓

正肅左手執筮右手把杯且吹且飲也獨奈別無下
酒酒不能下矣忽接華牘賜以佳釐輒投筮而持之
畢然畢卓哉深謝足下之賜

後
○

與
○
子彬

胡
盛价忽至賁兔肉一盤則疑是自中山來者邪乃覩
華翰燦爛乎有似明月也哉深感足下之賜已烏乎
中山缺脣先生既拔其毛以供吾輩驅使又捨其肉
以飽吾輩肚腸子遷子和集矣足下為乎不來也
獨飽諸兩措大饒口為也乃不佞三人深感足下之
賜已何也以其不分一盃之美塞其谷量之慾矣茲
報

又同

茲辱華削。辭義燦爛。真愈頭風。陳檄哉。陳檄哉。不肖犬馬之疾。業已去體。十八九。大蒙足下之賚。深堪感謝。飛鴻價金二分。領之矣。祇書賈既讓其二銖。則留為購它書。亦得焉。無題詩。未暇諷咏。非敢怠慢。病中。俱其不能潛心也。敬復。

辱書。申以疇昔之論。亦何嗜學之甚也。近者或人之言。多類足下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與校之。習殊則不能通。不能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呶呶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與言不同。足下以為一。倭人之陋也。辭者言之文者。也。言欲文。故曰尚辭。曰脩辭。曰文以足言。言何以欲文。君子之言也。古之君子。禮樂得諸身。故脩辭者。學君子之言也。足下所稱。昌黎以還。質勝而文。豈足以為文邪。是無它。不知脩辭之道。乃積字成句。所以質也。是謂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言。孟子以後。既有

是過論語左傳戴記則否。足下玩之自見。文章主氣發自曹丕。足下試觀丕文。其與韓歐洵軼同邪。非邪。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以怒張喧噪者爲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身。謂之強。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韓歐之文爲根柢。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爲根柢。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遠矣。朱子語類更爲勝之。且詩書禮易春

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其言刺謬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雎鳩。以洗其穢。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爲之辨。特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備。

又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強詞軋理。宋人類耳。世道學先生率藉此以文其陋。足下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又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三千也。不爾。田峻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稱詞明。甚世儒鹵莽不深考其然也。四科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可以見已。故予嘗斷論語原思琴張作何者。

它家語諸書所載孔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筆者。有工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已。喜怒見於貌。疾徐見於氣。故直錄其言者。有所不足也。故載筆者。足之以文。今觀諸書所載一時之言。字之同音者多也。是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眎。豈不辨乎。且六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不佞故以爲強詞軋理也。大氏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隋設科舉。而後世無

整

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觀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懲羹吹冰耳。足下思之。它面晤不備。

又

得書。茲知足下清勝。何喜加之。祇值歲云莫矣。援笙作鳳鳴。可謂高尚哉。吾家猫兒怕此聲。為甚足下豈以渠輩為玉面耶。古昔三代時。大蜡尚且迎之。不敢忽諸。伏請足下謹勿逆其心。哉。承惠三河淹魚。可謂厚惠也。它容面謝。不備。

復
爽鳩子方書

不見足下者幾旬矣。題鳳字滅訝似窺亡者狀。已忽獲魚蝦之餽。迺過蒸肫。遠甚。發滅方知足下伏枕也。東壁子和皆病肺。何吾黨學長卿至於此極哉。今雨之嘆。想不翅足下歟。

又答爽鳩子方書

辱書。兼惠海鮮。今日師湊不至。絃歌謐如。祇餘子猶聚當喫足下魚。飲不佞酒也已。官事稍閒。惠然見臨。不備。

又

戒

又復舊本末

昨與二三子消搖隅川之上過榛寺啐麥餅以歸
則得足下書案頭知

文侯勝甚祇未知足下爽鳩氏之樂孰若都鳥之
玆竹夫人雖蕉萃手誠足以供四體之奉矣古人曰
何必齊善况乎行且火德之王神農氏之裔其黼赫
何可當也我廼憚魯直婢之耳深謝足下之惠一
刀萬象何其見還之速也廿一日潮師桂子皆來
足下其亦拉礪氏之子以來哉不宣

懷

採縵之為事也孰其見訪迺有足下耳脩
辭之難垂問之腆華表禮介之志鯢鱗
效變化之渠不佞多何以當之深堪顏
甲邵之不恭勉強拜賜願期新歲敬容面
謝頓首

又

承
兼華牘并家鴨之惠前日奉

旨一事已就完成昨日

正
日與

次公輩叙款而得此美贍
此也當須面謝霜沍已甚伏惟納福餘未
既

又

葉縣仙令何以跣其一脚耶足下從何拾
得耶爽鳩氏之子以搏擊為其事豈謂之
攘乎雖然鳳鳴鏘々意者非其所長也不
佞敬俾雌雄迭奏伶倫傳其響已爽鳩亦

久不見子方之面接書茲知效茂陵之臥
耳圖書万卷擁如花一室何羨所謂爛熳
者哉兼惠魚一籃方與洛下閭觀渾天儀
烹而共啣因東問歲星着落何似他日見
訪當以渠語相報也餘未既

又

賜書副以石城紙二千張兼賀移居一祿
隱病夫為法令所拘狼狽
寄居

喪其舊殼別得新殼何

堪愧

汗祗赤城中里比之^今居更闕寂是或可喜
已賤恙未佳在再移日當以十一日搬去
也聞足下官務頗繁或將遠游未可知矣
霖雨方息暑氣將張甚為足下慮之
加餐^過祝也^定期面謝不備

又

日舞馬之變起南一掃三十里草廬烏有

謝不備頻首

又

接書茲審青蚨畏丹鉛信然
復以六諭衍義為官所溷其為丹鉛者一
而何迺無酒人之樂也爽鳩氏之樂自非
他人所擅^已遂以斑鳩見惠祗以其名相似
而荷足下之賜哉校書之紛對食殆噎庶
乎足以療邪文則領之不

又

既序雲笈。又接腆儀。何寵賜之至此哉。且
貴邦實係不佞本貫。何翅口腹之賞也。特
^維絕粟冽。足下平安。大解鄙懷。明後六日主
膳來也。足下儻或惠然臨之。則當面謝不備。

又

昨者與王子肖。搖謁田川之上。過榛寺。

啜麥餅。以滷滷。則得足下之書。案頭知反。

象也。然未及。疑其與。誠足。樂。飢。晤。仰。

之奉矣。古人曰。何必齊姜。況乎行且火。^王

之德神農氏之裔。其於赫何可當也。我迺

隱魯直婢之耳。深謝足下之惠。一刀万象。

何其見還之速也。念一日潮師挂子來足。

下其亦拉磯氏之子。以來哉。不宜。

又

鄉者發書足下。時聞貴恙劇甚。恐文字致

勞。以故序稿不敢呈已。忽。辭作。

加

字精神壯健，迺故子方哉！
我子方而復不佞之喜可知矣。故人曰：病
進於小愈，伏冀保撰，是慎。序稿附呈。

凡

又懷子方

本書

笙衣見壁何其遽也。今日主膳不來，與索然耳。忽聞
警蹕足下亦當。厄門禁也。它日相會，要見鍼仙之伎
不備。

又同

本書

承鹿肉之賜，可以見王徐作歌之意也。不佞則不然，
爽鳩之樂，乃因足下得之，謝茲何盡。

又同

本書

得書，知官事鞅掌，大太獨賢矣。不為之悵然乎。海
錯之賜，將與諸子同享之也。容面謝不備。

同

本古同上

前日接牛札因知足下平安之狀祇未審瘡痛何似也魚一籃敬命庖人拜足下之賜當日它適不即奉答併此展謝頓首

與起
春雲夢

不佞拙於鑒而逃於傷尚且喜言岐黃家說真馮婦
扒雖然文章之道明如觀火孰能瘦之靈樞一家言
故但論素問共八本壁上不知能當尊公意不流
求樂器圖欲還昌英氏所而不知其處伏煩轉達是
幸

瘦

樂

與山君彛

足下荷疾歸南海耶。何其勞也。聞校陳騷文。則欲上梓。是惠字者不淺。蓋歐蘇文名噪海內。古則蕩然。宋之弊也。陳騷生其間。心識其非。乃作為此書。根極經子。可謂何李之嚆矢矣。祇其書一取法於字句。而未及篇章。是其所以不及史漢故也。不佞欲為作序言。此意伏枕三月。億甚未能已。它在面晤。不備。十月。

復朝君書

一

與晁玄洲

一別杳然，深開鄙懷，忽接錦字，茲知文旌復東矣。握手叙衷，想必有日，何喜加之，惠以二種，何^辱愛之至邪。前日本君見訪，示以近作，社中士傳翫相哂，不復吳下阿蒙也。又觀足下書記，翩、凡氣日上，何迺公輩，竒進如斯哉。它日聯璧照耀草堂，俟之而已。州、

復晁三洲又

二書未報不佞之罪哉乃非不佞也以疾也疾將周一歲之日是何以能作報乎疾間乃知足下之字無翼而飛於雞林之西也彼中祖稱蘓黃何識足下之字哉是可怪已仲尼像贊仇英畫跋力疾塞命字益醜矣然求於不佞者豈以字哉是無慮也所慮者足下之罪其緩耳又聞足下欲梓不佞詩不佞既已命之足下勿以為焉不乙

拔

也

復木蘭臯

足下之書至而值不佞之疾劇也不佞春來為造化小兒所用經夏涉秋二豎猶未離體矣疾少間乃取足下所贈二集者讀之則不啻廣陵之起色也此中石叔潭太宰德夫秋子帥周家二子亦詣本願之館與西人相酬和有贈言欲授之本而未能乃足下先之

矣足下亦豪舉哉海內將謂周南之後其代興者已足下其益務昌之哉病餘喘息書是以短不盡

之寵靈以得保大馬之齒段使至於六十七亦師之賜也足下其善致意諸又聞之朴師語有洞岩先生者嫻于輞川衡山之技予欲往脩一幅郵致仙臺松島之勝不知能為役否嚮者摹示余老遺墨予又欲換以葉五臺是廼足下所經見雖然吾醉心弇州而洞岩之于五臺不知其何如也則不可得而言矣今荆令郎已恙辭公雪濤近况何似時下春寒復來千万自玉不備

又寄富春山人

白駒在谷，足下其亦金玉而音哉。朴師歸後，胡爾寥
寥乎為也。方其歸時，遺金異竹杖三矣。而本月十六
予為五十始也。同社諸君子，辱不遑棄，儼然臨焉。余
不佞，擊鮮醢醇，則侑以白雪之歌者，蓋滿堂云。宴既
散，玩閱其卷中，西盡乎西海矣。獨東山之東，未見一
介之來將也。豈吾道之未東歟？則有足下在焉。足下
毋乃忘諸？烏乎朴師養老之賜，既用其一于家矣。若
彼于鄉之與于國，則猶留其二者焉。由此而往，藉天

復

與世生

遠懷

臘月書至。審足下。亡恙。深慰。惠鱸魚脯。美甚。每以下酒。感謝盛意也。黃金却之不恭也。勉強領之。聞足下卒業史記。而方讀文選。淮南子。努力。所示詩為佳。更須識格調為要。是非易事。亦非難事。只有悟境耳。白面憐年少。翠衿仍羽人。唐人哉。青泉二詩。必其所作也。別幅承問。一。詳焉。秋時書。不即報。使足下怪。櫻君不佞之罪也。餘寒尚甚。力疾作字。草。

機

怒怒

又與樂生書

聞夙木之悲不勝驚怛值不佞新除女之喪以朝藩
也不修一字相吊慰心慙然茲承手書掩涕以讀
之讀而至曰引決未為嘯生歎之分未定為之愕然
者久之噫足下亦讀聖人之書者也胡為其出斯言
焉豈足下未學禮耶禮曰毀不傷性又曰頭有創則
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
乃比於不慈不孝是聖人立禮之意不欲民之以喪
而歿也何則父母雖沒乎遺體尚在併遺體而傷之
豈孝子之心哉傳曰事死如事生又父母死而歿之

非孝子之心也。故如臯魚者，可謂髡己之心者也不。知體父母之心者也。且足下之不得歸養與奔喪君之命也。夫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不為，豈可同日語乎？故親老而仕他邦，可謂不孝矣。足下豈非世臣乎？與親均生是邦，而東西南北唯君之命，仕與不仕，豈已之所能為乎？昔從孔子而學者，皆得為而不為者也。故孔子因臯魚而警之，豈賢臯魚哉？足下孰思之？足下亦或出於哀痛之甚，而其實未必然已。然其言也，激不佞為之愕然，故為足下言之，不佞。

又

久疎光霽，忽承原雲，乃知起居康濟，深為可慰。寄
示近作，風調道美，殊可朗誦。其中一二可高者，注上審
之。承惠佳菓，時偶有親客携兒女來相聚而賞，可謂
大惠也。餘容面罄。

仁房

頃者政府奉

教命不傳以事是誠希有之例因壽都下因蒙

華簡盛儀見賀。厚情可掬。謝何能盡。祇以病
懶之身。日夜奔走而已。鞠躬盡瘁。加有一件未
妥情節。建議申明。未見完結。惴惴乎罪戾之未
免。是懼已。况中州。奉覆。它客完事之日。寬叙
不備。

又聞

稠人廣坐。勿不盡歡。心尚耿耿。忽接手教。
兼惠蘿蔔五根。促九晚記甚急矣。且喜且苦。因
思。啖此構思。一根百字。當得五百言。恐不能更
增一言。呵。艸覆。

之潜然者久之。乃今足得下兄弟者矣。然後知礼樂
之化。其入于民者深哉。夫風之所被。大者大生。小者
小生。豈風之力哉。必有生者存故也。茲知山川所鍾。
誠勃。乎不可以已焉耳。夫治者。海內之樞也。是可
以被海內哉。故予不佞所喜。寧止為足下兄弟者。足
下兄弟者。其思諸筆。頗逼華製。扇亦可揮洒。百工所
造物。既如此。文章亦時邪。不尔。足下用意之至斯。亦
以見相愛之深也。不佞怯寒。久疎筆硯。因士茹書。又
至而覺未為報于足下。於是付郵。時尚寒。千万自力。
不備。

後士新

昔者滄溟因元美而知有敬美也不佞乃因士茹以知有足下者尚矣同氣連枝不其然乎忽辱惠書新製扇筆贄以將之何其惻惻特至也及破緘流辭亡論其草木臭味同嗜見推之盛乃莽々千有餘言直踰唐滌漢若與盲史腐令尤揖右讓便旋一室中者狀亦何美也不佞抗顏為師者十年邪海內有志之士比々奮起乃中土之寥如心深怪之蓋以九鼎不遷筍簋溢然凡百文物制度宛若千歲之舊而獨其如斯者豈神州清淑之氣斯邪王室不復興邪每為

復于士茹

去冬書與令兄之楫偕至及春又與摺扇之貺偕至
然後知足下健食者狀不尔何乃措辭斐亹若斯細
繹令兄書因又知足下講業之有素乃足下雖有索
居之嘆二難切磋自相^與濡一室之中亦他人所覲
求而不能得也誰不歆羨大氏京洛得足下兄事者
足以大壯千古神州之氣矣曷諸今春此春寒尚甚
黃鳥未發聲想中土候必早睨睨連響益以鳴友于
之盛哉有詩見示力疾爲報不能多及不備

地

〇

機

又復于士茹

察濶哉士茹足下雖然非足下之寥濶也乃不
佞之嬾也令兄無恙時暑甚清洛之涯沈李浮瓜
双于之樂遙復想之辯道辯名不佞之業也古人謂
不朽者三德功與言豈有優劣亦從吾所好各自至
矣不尔麒麟伏轅而鳳皇司晨也今佞以四月一日
執謁殿上鴻臚特奏名陪臣之榮莫上焉然亦僅
甚富山人過從乎否吾老矣也善遇之餘未既

△足下宜識此
意所寄詩
皆上象此
前年進亦
甚矣淵以
西可謂無
双已

機

對士茹問

儒

承問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蓋韓宣
子所見魯春秋即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而
尤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括其文稍加書不書
書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尤傳之稱也孔子作經如
史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氏讀史者眩其繁辭
莫有能究是非所在治亂興衰之所由故孔子特弼
之簡其辭以得二百四十年如脉諸掌已凡文其隱
紊亂是非佞者所為率繁其辭句宛將以成之簡則
不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誦子路曰片言可

以折獄謂非片言不足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
非晰治亂興亡之幾見則黜陟幽明之典自在其中。
故孟子以為天子之事者非誣矣。祇古時質樸孔子
不命名其所作與丘明所藏併謂之春秋。無後識別
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以為經而丘傳之名興。學者
乃謂魯春秋其文亦如今經。孔子特刪潤字句者非
矣。果爾孔子之前亦必經傳並行不尔。時事不明經
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亡。苟非觀世雖有賢者何
能為是。所以有任周公之時豈有之乎。如經為策書
傳為簡牘亦杜氏謬之大者也。經傳所載皆闕乎國

傳治亂興廢所繫皆大事也。其文長非策不可載也。
簡牘小事云者一官所掌是也。百名上下可以見已。
又如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証。管仲節春秋可証。晉
霸主以宋賦為史名楚仇眚諸夏。以此擣机古時命
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四時為解古豈有之
哉。春秋對

凡古以六言者皆而々相比如六德六行六藝及樂六德
皆然。故詩六義仁齋先生為得之。祇其說猶有未安
者。愚謂風賦是一類。風去聲。諷同。謂諷人也。賦自見
已志也。比興是一類。比直以相譬也。興引起其端俾

思以得也凡諷人自賦上興行之也雅頌是一類謂其聲也凡詩被之管絃是已二南用頌聲豳或雅或頌它十三國風徒歌也徒歌不被之管絃孔子收鄭風而放鄭聲惡其被之管絃也國風之風平聲讀詩對

^{二字}承惠書及格眼命三百張甚大惠也書辭冷冷可誦足下與令兄讀書止恙大慰遠懷不佞劣々亡它事可言故不別作書足下改字敬奉命不既



